

歷史與空間

馬承鈞

許慎與「中國漢字文化名城」

五一假期，迎着和煦春風，筆者偕友南下「字聖故里」河南漯河，親身領略這座內陸重鎮的人文魅力與前世今生，感慨頗深，值得一書。

漯河是東漢偉大文字學家和經學大師許慎的家鄉，我們直奔城東召陵區的許慎文化園。進得大門，宏闊華美的仿古殿宇式建築凸顯漢代風格，姹紫嫣紅的花圃飄來悠悠芬芳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。走近六書廣場，一尊六、七米高的金絲楠木許慎雕像撲入眼簾，凸現「字聖」敦厚莊重的非凡氣勢。導遊說，金絲楠木為我國特有珍貴稀缺樹種，此雕像是熱衷傳統文化的漯河實業家李凌雲先生去年捐贈的「鎮園之寶」。

驀然想起，去年11月1日第三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就在此舉行，來自數十個國家和港台地區的漢語學者齊聚漯河，圍繞「許慎精神與當今世界」主題展開熱烈探討。開幕式上，漯河市榮膺「中國漢字文化名城」桂冠，並舉行許慎木雕像揭幕儀式。

那天，著名語言學家、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、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做了主題演講，他以專家視角評價許慎崇高的學術地位，闡述了他在文字學、經學領域的顯赫成就和中華文化史上的重大意義，稱許慎是「在中華文化傳承關鍵時期湧現出的一波巨大浪潮、一顆耀眼的明星，是漯河和中原的驕傲」、「許慎文化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人，他的《說文解字》收錄了九千多個小篆字體，對後人研究隸書之前中華文字的演變有極大的參考價值……」

據悉，這次國際研討會使許慎文化園名聲大振，嘉賓如雲，有32名台灣學子專程前來觀摩，認真聆聽了「許慎與中華傳統文化」名家論壇，他們說：「此行讓我們更加深入了解許慎文化的內涵，深刻體會到《說文解字》的高深智慧和博大氣韻！」

漫步在許慎文化園，見其設計別具匠心。沿襲傳統的中軸對稱佈局，六書石柱、漢字大道、字聖殿、叔重堂、說文館、字形牌坊、許慎墓等依次排開，魁星亭、蟾桂山、字形解義、部首方陣、字源石等小品錯落有致，意蘊十足，非常吸

人眼球。以博物館規範體制建造的叔重堂和說文館，通過文圖和實物形象地再現許慎生平事蹟和歷史貢獻，令人感懷。最驚艷者是80米長的漢字大道，它以精美考究的石刻和銅鑄工藝，將漢字發展十個階段篆、隸、草、行、燕、楷等不同書體完美展現，堪稱一部濃縮的漢字發展史，贏得觀者嘖嘖稱讚，紛紛拍照。

我們拜謁了古柏環繞的許慎陵墓並獻上鮮花，此地屬召陵區姬石鄉許莊村。但見墓塚高約五米，周長30多米，墓前立幾通碑石，一塊是清順治年間(1656年)鄆城縣知縣荊其棹重修所立墓碑，一塊是康熙年間(1707年)知縣溫德裕所立的「漢孝廉許公之墓」碑，另一塊是光緒年間(1876年)知縣王鳳森撰文修建的「許夫子從祀文廟記碑」。松柏在薰風中微微晃動，倍覺莊嚴肅穆。導遊說，許莊村北原有許慎祠，明代時有祭田120畝，斗轉星移現已不存，如今村民多為許慎後人。

改革開放後的1985年，甫成立的許慎研究会新立一座「重修許慎墓碑記」，栽下松柏百餘株，還在鄆城區海河路西側重建了許慎祠堂。2008年9月，許慎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並以此為核心籌建佔地10萬平

方米的許慎文化園。2014年春，這座集文物保護、許慎文化博覽、漢字文化觀光於一體的許慎文化園，眾望所歸地升為國家4A級景區。

返回廣場，遊客爭相在許慎像前留影。仰望大氣古樸的金絲楠木雕像，筆者滿是敬重、感激與思忖。這位兩千年前的學者畢生淡泊名利，卻為漢字文化宵衣旰食耗盡心血，其精神本身就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啊！文化園將參與、趣味、互動融於一身，終成漢字文化研究、國際文化交流和愛國愛鄉教育基地，功不可沒噢！

我感嘆：因為一部《說文解字》，作者被尊為「字聖」、「文宗字祖」；因為它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解釋漢字的字典和全球第一部文字學專著，又獨享「許學」、「說文學」美譽；因為許慎的不朽貢獻，漯河被封為「中國漢字文化名城」；因為這一切，五年一屆的國際研討會更將許慎文化和中華文化推向世界——人文之魅力就是如此強烈壯觀，穿越時空，歷久彌新！

記得台灣中央研究院陳鴻森研究員曾言，《說文解字》不僅代表漢字文化的發展和傳承，也是反映歷史文化和社會進程的偉大經典。高雄師大教授鄭卜五則說，許慎文化在台灣也很吃香，島內文字研究部門和國文系、中文系學生，沒讀過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就不算懂得中文。他說：「在重建中華文明的當下，理應讓許慎文化深入人心，通過這種薰陶讀文化傳承走得更遠。」毋寧說，這既是對中華傳統文化讚許，也是對民進黨和「台獨」分子大搞「去中國化」當頭一棒！

行走在春暖花開的漯河市區，城內以許慎命名的街道、學校、建築、商家及文化設施比比皆是。風光綺麗的沙澧河畔，就有許慎塑像和《說文解字》宣傳櫥窗。聽說漯河還興辦「說文解字群英會」、「漢字聽寫大賽」、「漢字英雄」、「許慎文化進校園」、「許慎文化講座」等活動，學生和市民頻頻親歷許慎文化薰陶，大大提升了人們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。

漯河地處中原之中，因為擁有「許慎故里」這張耀眼城市名片，成為海內外有識之士心儀的文字聖地。來漯河在法國留尼旺孔子學院執教的朋友對我說：其實漢字對老外並非像傳說的那麼難學，因為老祖先許慎早把漢字的規律教給我們，但如今大家淡忘了，所以《說文解字》亟待普及。他說：「我就在學生中大力宣講《說文解字》，有機會一定去漯河看看！」我道：「漯河是許慎文化大本營，漢字文化大觀園，你來此必定大有收穫！」

告別漯河，車經沙澧河「太行山橋」，兩岸風光迷人市容整潔，綠茵邊三五少年在捧書閱讀，令我欣欣然。忽又想起，在電腦大為普及、書寫日益式微的今天，不少人只會按鍵打字而不再手寫，提筆忘字已成人們「新常態」，數千年一筆一畫的漢字書寫正面臨窘境。我對文友說，生活品質改善是社會進步，忽略漢字書寫卻絕對是人文精神的倒退，正如大作家王蒙先生所言：「遺失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漢字原形，我們就成了數典忘祖的新文盲！」僅從這一點看，重溫許慎精神和他的《說文解字》，仍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普世價值耶。正是——

沙澧河畔謁許慎，
字聖功德遍週聞。
今日欲鑄中華夢，
文化傳承最銘心！



■許慎金絲楠木像。

作者提供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陳存仁的食療著作

1970年代，《星島晚報》副刊「綜合」版左上角有個專欄「津津有味譚」，作者陳存仁，是當時的名中醫。由醫師講食療食補，自是適當人選。可是在下當年血氣方剛，甫入報界，日面對此欄，卻視而不見，蓋無心於飲食。反正袋中有銀，就大魚大肉；荷囊羞澀就在街邊小檔敷衍一餐就是，理他什麼「津津有味」！

但陳存仁的名字已深印腦海。

年前，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他一系列著作，其中有一部就叫《津津有味譚——國醫大師陳存仁食療食補全書》，這應是他在報上連載的結晶。這部書我沒看過，月前卻在一書檔發現他一部《四季菜譜及日常營養》(香港上海印書館，缺出版日期，料是1960年代)，列入「醫學常識叢書」第三種，把食與醫同軌，陳存仁可算是香江的先行者。至於此書有否編入《津津有味譚——國醫大師陳存仁食療食補全書》，那還要待查。

陳存仁在〈敘言〉中說：「這本小書，說明中國醫學對於食物的療養理論，再介紹現代的營養學說。」書共分三卷，上卷是四時食品的食療用途，列成簡表，着重中國自古以來的經驗見解，指出食療醫學的概況；述古證今，頗具特色。中卷敘述現代營養學說，可見陳存仁並非尊古不化之輩。下卷講述飲食消化和食物補身的問題。

這書的菜譜並非山珍海錯，而是平常食材，陳存仁信服孫中山之言：「中國人常吃豆腐青菜，即是舉國上下的最大補充品。」粗茶淡飯也營養豐富。

陳存仁(1908—1990)，名保康，一名承沅，原籍浙江平湖，出生在上海一個破落的商人家庭，父親是開綢布店的。在他剛懂事的時候，父親就因破產和多病辭世。1923年陳存仁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，從此開始了他的醫學生涯。他除專精醫術外，還博覽群書，並筆耕不絕，涉及多個領域，廣西師大出版社還出版了他的《銀元時代生活史》、《抗戰時代生活史》、《閱世品人錄：名中醫舊上海見聞錄(章太炎家書及其他)》、《被閹割的文明——閒話中國的纏足與文明》等一系列作品。尤其是《抗戰時代生活史》寫瀕陷時的上海，因是親身經歷，史料彌足珍貴。



■這書的菜譜並非山珍海錯，而是平常食材。

作者提供

此外，他還與紅學家宋淇合寫了一本《紅樓夢人物醫事考》，替《紅樓夢》書中的人物看病，論說別開生面，允稱難得。另《業外雜譚錄：袁枚食色及其他》，以「食色，性也」的角度對袁枚、徐福、光緒皇帝這三位歷史人物作研究，細膩而生動。《被誤讀的遠行：鄭和下西洋與馬哥孛羅來華考》寫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路線，並根據史料親自做了實地的考察；對馬哥孛羅來華的考證，更是旁徵博引。至此，陳存仁已非是醫師，還是一位歷史學者了。

因此，陳存仁被台灣譽登山譽為「中醫才子」，確名實相符也。

豆瓣閒話

吳翼民

伯母的玫瑰醬

一片片地輕摘下來，用淡鹽水洗一下，瀝乾水分，再陰乾。然後把少許花瓣放入陶臼，加入適量的白糖，用陶杵輕搗，一邊將其餘的花瓣放入，一邊加白糖均勻輕搗，幾分鐘後，花瓣和砂糖就混和成濃香的玫瑰醬了。倘若加些蜂蜜或麥芽糖，玫瑰醬會顯得愈加黏稠，好看好吃。

製作玫瑰醬的功夫在於杵臼的勻稱輕搗，要將白糖和花瓣搗得難捨難分，搗到不見花瓣和白糖。惟見玫瑰紅的黏稠物，要逐步兌糖和花瓣，反覆輕搗，倘若看到花瓣就說明沒有搗到家。這一方面，文文靜靜的伯母比風風火火的母親要耐心得多，而且伯母搗製的花和糖比例也最是恰當，一邊總是毫不苟且兌些蜂蜜入內。如是者再三，伯母通常會搗釀幾陶臼的玫瑰醬，停當後就一一裝瓶裝罐，放在櫃子裡和鏡台上。這樣搗製的玫瑰醬一般不會變質，放個數月半年也不會產生哈喇味兒。

伯母出身望族，長得端莊美麗，卻一輩子沒有子嗣，她就視我等侄兒女為自己的兒女，時常會用小的湯匙從瓶裡舀點兒玫瑰醬給我們嚐嚐。尤其是逢上她打「五關」(一種一人玩的骨牌遊戲)一路過關全部暢通，就會開心說：「哈，五關通啦，明朝一定天好，天好，來，吃點玫瑰醬甜甜嘴巴。」一旁陪著她的我就會伸出舌頭，承受她送來的甜蜜。

歲月就這樣蕩着玫瑰醬甜甜蜜蜜流逝，我們長大成人了，伯母卻日見衰老了。一度玫瑰花似乎成了什麼禁忌，市場上再尋覓不着，每到初夏時節，伯母會念叨着：「怎麼不見玫瑰花了呀？玫瑰醬也要斷檔啦。」玫瑰醬真的斷檔了，蘇州城家家戶戶都難以為繼。伯母也到了風燭殘年，當伯父撒手離去，母親毅然讓孤獨的伯母與我們的大家庭共同生活。如今，母親和伯母早告別了這個世界，可她們搗釀的玫瑰醬依然在我的記憶中別樣的香甜。

歲月就這樣蕩着玫瑰醬甜甜蜜蜜流逝，我們長大成人了，伯母卻日見衰老了。一度玫瑰花似乎成了什麼禁忌，市場上再尋覓不着，每到初夏時節，伯母會念叨着：「怎麼不見玫瑰花了呀？玫瑰醬也要斷檔啦。」玫瑰醬真的斷檔了，蘇州城家家戶戶都難以為繼。伯母也到了風燭殘年，當伯父撒手離去，母親毅然讓孤獨的伯母與我們的大家庭共同生活。如今，母親和伯母早告別了這個世界，可她們搗釀的玫瑰醬依然在我的記憶中別樣的香甜。

普通百姓居家過日子，自製的玫瑰醬是最佳伴侶，吃什麼都要蘸上一蘸，既香又甜還好看。譬如吃白糯米粽子時蘸一蘸玫瑰醬，雪白的尖角粽上一抹玫瑰紅，大有雪峰映朝霞的意趣……因而玫瑰醬的味兒，絕不遜色於外國人的果醬味兒。

我孩提時就目睹了伯母和母親製作玫瑰醬的全過程——那年月，她們有專門的「供貨商」送貨上門，那玫瑰花的质量當然是有保證的。買了玫瑰花後，便將花瓣



■紅玫瑰可製成玫瑰醬。
網上圖片

親親麥子

寒冬，遊子歸鄉，
奔的是年和麥田，
年，是歲月的蜿蜒，
而麥田，
醞釀了來年的一日三餐。

端着大碗，月光下，
晃動的是麥田，
金黃的麥粒在口中滾動，
麥子的心事在村莊中發酵，
氤氳成了年的味道。

親一口麥子，心從異鄉奔向故鄉，
夜晚夢到鐮刀飛舞，
糧囤裡藏着父親墳地的土，
和半塊喪事席上的肥肉，
麥子是我們的心上人。

人吃麥子一口，
土地埋人一輩子，
那一方麥田的土，
深藏着悲哀和歸宿。

哭而成名不簡單

龔敏迪

《淮南子》說：「揚子見塗路而哭之，為其可以南，可以北；墨子見練絲而泣之，為其可以黃，可以黑。」彷徨中選擇的路，將自己引向何方不得而知，正如素絲被人染成不知道哪種顏色。最可悲的是魯迅所說，想救出黑屋子裡沉睡的人們卻難以做到，甚至不忍心讓已經麻木了的人感受痛苦、而不能做什麼的絕望。

賈誼說：「可為痛哭者一，可為流涕者二」的時候，他還是抱有希望的，所以也未必真的哭出來。賈誼之後是阮籍，他「時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跡所窮，輒慟哭而反」，那是找不到出路的絕望之哭。「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」，他「不識其父兄，徑往哭之，盡哀而還。」一個美麗的生命，花朵一樣還沒來得及綻放就凋零了，這不也就是自己的命運嗎？一向「喜怒不形於色」、「口不臧否人物」的他終於又忍不住盡情哭了一回。

唐朝陸羽《或行曠野中，誦古詩，裴回至月黑，興盡慟哭而返。」但他不如唐衢的哭有名。《舊唐書》稱唐衢「能為歌詩，意多感激」，韓愈也推重他說：「奈何君獨抱奇材，手把鋤犁餓空谷。當今天子急賢良，飢渴朝出開明光。胡不上書自薦達，坐令四海如虞唐。」白居易甚至說：「不我非者，舉世不過三兩人。」懂他心的，除了元稹外只有鄧綰和唐衢了。可是歐陽修說唐衢的「文世罕傳者」，《全唐詩》裡也沒有。唯一寫於貞元十九年的《陽武縣令陶公復故縣記》，「氣格不俗，亦足佳也」，也見不到了。白居易可是說他遺文有六千首，不過，「眾耳喜鄭鄩」，對他「不無俗韻」的作品，後來被康有為評價道：「滄海驚波百怪橫，唐衢痛哭萬人驚。高峰突出諸山妒，上帝無言百鬼謫。」其「散在京洛間，何人為收拾」是難免的。唐衢不僅對白居易的文章「一讀輒嘆嗟，再吟垂涕泗」，對其他人的文章也是：「見人文章有所傷嘆者，讀訖必哭，涕泗不能已。每與人言論，既相別，發聲一號，音辭哀切，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。」白居易說他的哭：「不悲口無

食，不悲身無衣。所悲忠與義，悲甚則哭之。太尉擊賊日，尚書叱盜時。大夫死兒寇，諫議譴蠻夷。每見如此事，聲發涕隨之。」

中唐後藩鎮割據、黨爭激烈、宦官專權，邊防空虛，國勢頹敗。白居易等人把新樂府的文學創作當政治改革的工具，然而中興之夢難圓，新樂府運動的言之有物使當政者恨之入骨。白居易說：「凡聞僕《賀雨》詩，眾口籍籍，已謂非宜矣；聞僕《哭孔戡》詩，眾面脈脈，盡不悅矣；聞《秦中吟》，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；聞《樂遊園》寄足下詩，則執政柄者扼腕矣；聞《宿紫閣村》詩，則握軍要者切齒矣。大率如此，不可遍舉。」但人民群眾喜歡，「禁省、觀寺、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，王公妾婦、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，」憂國憂民的感時傷懷的深切，明知如何改革而無能為力的無奈，使唐衢的哭具有感染力。大概是也是多少也是個「五十着青衫，試官無祿食」的人，也參加了一次太原政帥的軍宴，結果「酒酣言事，抗音而哭，一席不樂，為之罷會。」可惜，唐衢與白居易在偶遊滑台同宿李翱家，一見如故後不久就死了。「從來有感君皆哭，今日無君誰哭君」，哭人哭己，如面對戰士抱了必死決心上戰場。

清朝學者武億也愛哭。乾隆四十五年，鄉試得第一名的他與洪亮吉、黃仲則在北京天橋一家酒樓喝酒，喝了幾杯突然「左右顧盼，哭聲大作」。除夕，其師朱筠問他：「客中度歲，何以破岑寂？」武億說：「但求醉飽而已。」他是個很能吃的人。朱筠再問：「更有他求乎？」回答是想哭，於是朱筠也陪他一起放聲大慟，把鄰鄉都驚動了來問發生了什麼傷心事？弄得朱筠不禁失笑而去。從他在金石學的學術成就，以及短短七十三天的博山縣令任上，治本則以身作則熱心教化地方，治標則革除弊政減輕百姓負擔，並勇於主動為民除害而與貪官和紳手下鬥，從而贏得百姓信任來看，他的愛哭，恐怕不是況周頤在《眉叢叢話》所說，僅僅是為了「遠念古人，近傷洪亮吉、黃仲則不偶」那麼簡單吧。